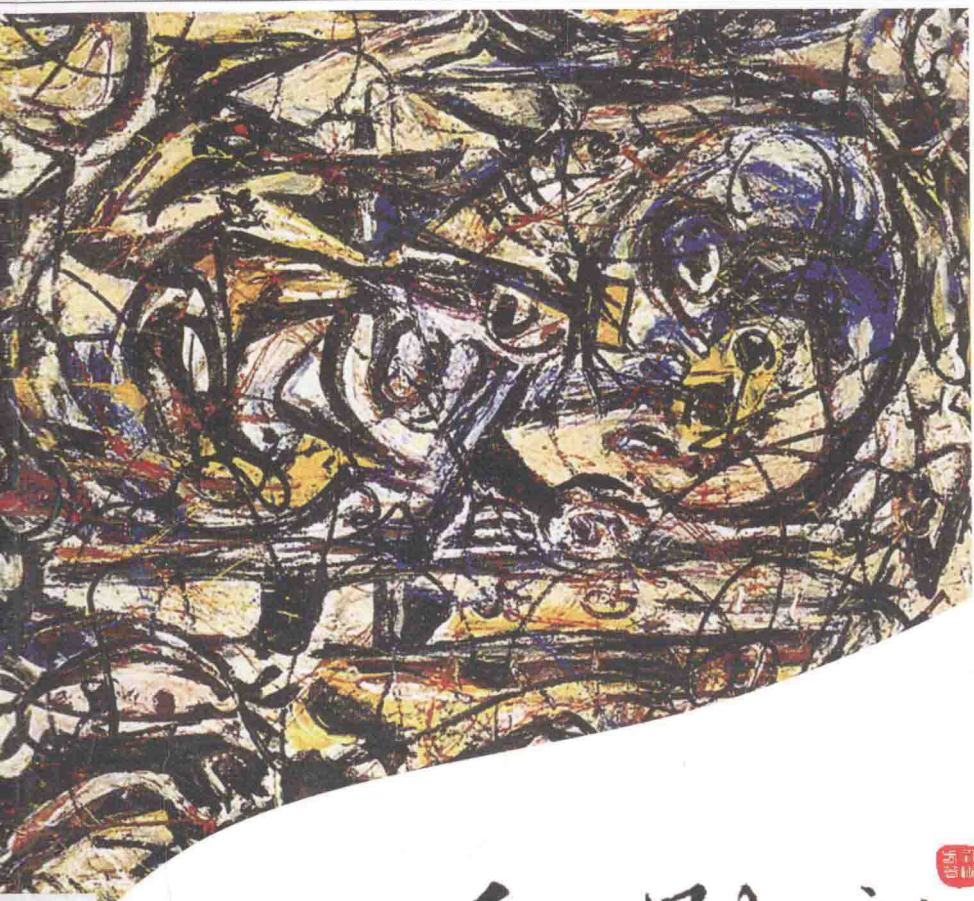




愛別離

任珏方中篇小说选



及 别离

任珏方中篇小说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别离：任珏方中篇小说选 / 任珏方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8

ISBN 978-7-214-13661-9

I. ①爱… II. ①任…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1446 号

书 名 爱别离——任珏方中篇小说选

著 者 任珏方

责任编辑 卞清波 花 蕾

装帧设计 吴赵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凯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3661-9

定 价 3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一

贾梦雨

任珏方是一位基层写作者，在江苏这个作家遍地的省份，似乎很难引人注目。尽管我多年从事文学报道与副刊编辑工作，却一直没有接触过他的作品。直到2012年，我在朋友的推荐下读《钟山》上的一篇中篇小说《爱别离》，立即被其从容的叙事风格以及深沉的思想空间所吸引。小说讲述的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我”父亲和“我”母亲在那个特殊年代，因为“绝望”与“高傲”，使爱情走上了凄美而残酷的歧路。父亲用“强奸”表达、挽救爱情，而母亲在那一刻才知道真正爱自己的是父亲，而自己真正爱的也正是父亲。然而，这一切为时已晚，父亲被贴上强奸犯的标签被枪毙，母亲则被贴上“狐狸精”的标签，在生下“我”之后上吊而死。

小说作者叫任珏方，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不过，这篇小说读下来，我分明感受到了作者的出手不凡。《爱别离》是三代人的“个人史”，在各自的现实里分别表现了忍受、表达、追寻。小说通过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述对屈辱死去的父母亲，从鄙视、不解到认同、接受的心理历程，层层解剖了这一悲剧。在人性、文化、权力的三维空间中，表现个人史与大历史、社会史的冲突，审视文化局限与权力冷漠，从而回归人性主题。

很显然，《爱别离》是一部优秀之作，我的阅读过程也充满了发现的惊喜。从此之后，我开始关注任珏方，零零星星地阅读他的一些作品，发现他的小说视野非常开阔，在城市与乡村、过去与现在之间辗转腾挪，一副游刃有余的气魄。现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他的中篇小说选，我不禁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兴致勃勃地一口气

读完了收入其中的几部作品。

《我和老不的热力学》用物理学定律建构全篇，却是一个解构的过程，成为一个混乱而迷离的浮世绘。如果说这篇小说还略显直白的话，那么《猫》则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一个离奇的故事，夹杂着某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主人公赵挺的人生充满了屈辱，他的精神症候荒诞却又赤诚，恰恰映衬出“我”的冷漠与虚伪。当然，如果仔细推敲，这篇小说在人物塑造与情节营构上，还存在着某些“脱节”的方面。这个问题在任珏方的一些小说中同样存在，需要他在今后的创作中加以克服。

《飞舞的蝴蝶》似乎是新写实叙事手法，事无巨细却又条分缕析，任珏方娓娓道来，是宠辱不惊的派头。小说结尾写道：“一只蝴蝶跌落到水面上来。张元伸出手，托起挣扎的蝴蝶。张元轻声问道：蝴蝶，这么晚你还在追逐什么呢？蝴蝶已奄奄一息。”这篇小说，表现的是现代人的挣扎，物质、情感、精神世界的溃败与张皇。作者对社会与人性的异化洞若观火，而这正是一个成熟作家的标志。

再读其他几篇：《二丫》表现乡村女人宿命般的凄惨人生，《真相》揭示官场的微妙与堕落，《失忆者》聚焦一代人的残酷青春，《了无痕》描写城市贫民的卑微生活，《王村的童话》勾勒乡村文化生态的涣散与无序。作为一个生活在县城的作家，任珏方却涉猎各种时空。他的脚步不是大步流星，更不是趾高气扬，而是悄悄地、静静地徘徊流连，但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了这种脚步中所蕴藏的力量。

推出中篇小说选，相信任珏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人注目”。他是一个默默观察、默默思索的作家，“热闹”可能与他的气质格格不入。他曾经说，“我的生活原本既单薄又脆弱，但是因为写作，现在正变得丰富与柔韧起来。”但愿任珏方以这部小说选为起点，来一次全新的远行，路途上不仅有斑斓的风景，还有深层次的沉思与积淀。

（贾梦雨，《新华日报》副刊编辑、主任记者，江苏省作协会员）

序 二

石胜华

第一次见到任珏方，或者任珏方第一次见到我，是1989年的一个夏日，在复刊不久的《丹阳报》报社编辑部里，我刚发了他一首小诗《乔家巷》。他有点腼腆地站在我面前，目光迷离，神情抑郁，身材瘦削，正如他后来在自己写的一篇微型小说里所形容的主人公：瘦得像一片瓦。或许是一种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以及早年都有过的痛苦经历，心里就有了一份默契。于是，在报社需要人手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首先出现了他。从本质上来说，他其实是个大顽童，其表现足以让我为他担心：玩物丧志，浪费文学才能实在可惜！数次痛心疾首“规劝”后，他果然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等他“重返”人间时，已经是“战功”赫赫。从2009年在《北方文学》第一期头条发表中篇小说《飞舞的蝴蝶》起，出手不凡，一发不可收，短短几年里，在《大家》、《钟山》、《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星火》接二连三的发了十几个中篇，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可谓奇迹。

这部文集选取了作者已发表的九个中篇小说，在重读它们的过程中，我仍然深深地被这些文字的魅力所打动，仿佛是在读一个灵魂的独语。这里没有英雄的传奇，作者煞有介事地向你讲述着一个个小人物的悲喜命运，讲述他们如何在严酷的环境下坚强地活着，如何艰难地保护着人的尊严，呼唤着人性的回归，在表面轻松实则沉重的描述中，读者聆听到心灵的震颤。

《爱别离》讲述的是“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凄美爱情。此故事表达的个体痛苦为何在群体（社会）中如此渺小、无助，抑或展开来

思索一下维护法治秩序与重视人性关怀的现实课题，都令人深思。“个人史”是相对于“社会史”、“大历史”，相对于传统史学而言的，它是以个人的、家庭的悲欢离合、琐事细节来呈现历史，尽可能留下历史可触可抚的质感和真正的“具体”性。《爱别离》，是三代人的“个人史”。三代人的“个人史”，在各自的现实里分别展现了忍受、表达、追寻。这是时代的进步。但叹息的是，无论在哪一代人的“个人史”中，个体的情感、真情，在宏大的社会里如此轻微，对个体又是如此之重——这关乎生命根基与尊严。《猫》用一种近乎离奇的故事，关注着某些接近病态的心理，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健康问题。文中屡屡出现幽灵般的黑猫，无时无刻不散发着寂寞、颓丧、迷失的气息，它既是“我”眼中患有心理疾病的赵挺的化身，也代表着在更多在现实的齿轮中强撑着疲惫肉身汲汲奔营、精神却早已疲惫、破碎乃至溃败的人群。赵挺对“我”近乎病态的依赖，和他作为社会物质方面成功者的形象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成为普通人如“我”者眼中的乖僻异类，他渴望寻找安抚的精神诉求，被我一再轻视，甚至发展为简单粗暴地对待。最后的赵挺之死，敲响了“我”心头的警钟。小说结尾，“我”与猫的和解意味着唯有激发人性中善的力量，才能战胜这个时代的冷漠。《真相》通过一个精神病人对真相的回忆，讲述了一个科室中你死我活的斗争，权力、金钱与欲望，让整个办公室的人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事情的真相一层一层揭露出来，然而到最后却彻底失去了真相。虚妄，却让故事变得更加真实。冷静与疯狂相交的叙述、真相不知所踪的荒谬结局，以及人性的扭曲与疯狂让小说读来欲罢不能。《失忆者》展开的是一个关于记忆与失忆的坚韧叙事。小小年纪的王卫东虽属天资愚钝，却已经熟悉各式暴力。家庭是亲人随心所欲实施暴力的场所，母亲一边打一边痛心疾首：“连挨打都不会，你还能做什么！还能在这世上混吗？”母亲与大哥的暴力只证明一点：“挨打”的本领是幸存于世的基本要素，否则无立身之地。家庭暴力其实是社会暴力的转嫁与投射：弱势群体唯一应对强横世界的武器不是愤怒起义而是默默忍受。在斯文扫地的时代里，校园生态完

全失衡,学生不知何为师道尊严,唯知服从威权。因此,学生蔑视懦弱善良,畏惧凶狠野蛮。母夜叉型的女教师杨文娟对王卫东软硬兼施最终将之改造成卧底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天真的心灵被不断扭曲变异的过程。简单纯朴的心灵因为背叛而备受折磨,成人世界里的复杂权力游戏提前在少年生活中上演。王卫东无从避让,唯有承受暴力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权力压迫。

任珏方不同凡响的叙述才华在他的小说中充分体现出来。王小波式的黑色幽默表现手法被他使用得炉火纯青。他用看似轻松诙谐的文字,从人的精神痛苦历程中来表现现代人命运的滑稽感和荒谬感,并对人性的价值进行发掘和肯定,具有明显的历史在场感和悲剧美学的魅力。摆脱了政治反思的思维模式和当代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叙事方法,朝着更具人性普遍价值追问的方向行进。这让人想起“人类灵魂的拷问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如鲁迅所说:“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鲜明的个性,诗意荡漾、简洁生动的小说语言,意象化的白描,冷静而节制的叙述,现代小说具有的弹性和张力,形成了任珏方小说的一大特色。此外,他还大量运用猫、蝴蝶、阳具等等带有隐喻性的意象,旨在由此映射出具有某种难以归纳的象征意义。

这是任珏方的第一部小说集,标志着他文学之路的一个良好开端,相信他会在不断的探索中进行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使创作日臻圆熟,硕果累累。

(石胜华,丹阳市作协主席)

目 录

爱别离	1
我和老不的热力学	35
猫	71
飞舞的蝴蝶	110
二 丫	152
真 相	183
失忆者	225
了无痕	280
王村的童话	318
后 记	355

爱别离

(一)

我没见过鲜活的父亲。当我在一个阴冷秋日出生时，父亲已被一枪毙命。长大后，我拥有了他十几张照片。照片中，父亲扬着青春的脸，咧嘴傻笑。死人的笑看起来狡黠、诡异，高深莫测，自嘲自讽，有股宿命味道，仿佛他早知道自己会死在二十三岁的年轮上。父亲在纸片上，就这样看着我笑。他叫徐亮。关于父亲，我母亲也已不能对我言语些甚。在我出生三日后，高傲的母亲便迫不及待把自己挂在村口枣树上。那是棵丫字形枣树，一根枝桠向南，一根枝桠向北。我母亲选择在那根向南的粗壮枝桠上系绳索，为自己二十三岁的生命画上句号。

挂在树上的母亲，穿着崭新的红秋衣，浅青色棉布裤，裸露着白皙的脚丫。母亲俊美的脸庞侧扬，像痴迷着看天上的云和鸟。那时，枣树叶的青开始淡却。树上的母亲，像粒硕大红枣。风从山谷吹来，掠过一池塘水，带着入骨及髓的凉意。枣树叶窸窣窸窣响着。枣随树叶颤动，母亲单薄的身躯也在风中晃动。

一整日，母亲在村口静静挂着。人们没有触碰母亲身体的胆量。村里的人们，在清晨短暂的刺激、新鲜后，生出许多惶恐。他们为以往无所顾忌地向母亲吐恶言毒语而惶恐。这惶恐来自母亲身上那件红衣。村庄里的说法是，穿红衣上吊的女人，会变成厉鬼来讨说法。加之母亲僵硬的身体在风中转动，半睁的眼睛似看非看地瞅着树下的人们，让人们飞快地散掉。甚至有娃的半新不旧的鞋落在枣树下，那些婆娘也无胆去捡。枣树下，是村庄通往公路的机耕路。自母亲挂在枣树上后，人们进出村庄，放弃了那条必经之路。他们低着头，一声不吭从村西极窄的渠道走。仿佛每一缕

迎面的阳光都是带刺的鞭，待他们扬起脸，便抽将过来。道上，是半人高的茅草，草已褪青，叶锋利得像锯片，刷刷地割着人们裸露在外的皮肤。

人们带着恐惧解读母亲的举止，以为母亲用命来进行挑衅。命，世上还有甚重过命呢。在人们看来，母亲发出了最毒的诅咒。那时，村庄里几乎没人能懂母亲。长大后，我才想明白母亲为什么要穿件红衣去上吊。

那日，我舅在学校，姥爷独自在家。姥爷没去看她上吊的女儿。被胡蜂蜇了般，姥爷疼得没了心智，面对甚是糟糕的事实，手足无措。挂在树上的母亲，以及忽然出现的我，都重重锤击了他。我母亲高傲地挂在树上，固然让姥爷始料未及，但还有一件更让他万般惊讶、咬牙切齿的事，让他挣扎。满村人都涌去看我母亲时，姥爷闭门在家，正犹豫彷徨着，要不要杀人。他要杀的人是我。我像一把狗屎，被母亲扔在他脸上，让他愤懑和屈辱。姥爷没想到我母亲能做出如此鬼迷心窍的事——瞒着所有人，把我生养下来。那时，我被一块略显肮脏的襁褓包裹着，饥饿和委屈让我不断地尖声哭泣。姥爷把一只粗糙的手按在我嘴巴上。手掌皮皴裂，像砂石般刮痛了我的脸颊，让我哭得更加厉害。姥爷的长脸黑着，用凶狠、恶毒的目光瞅我。目光有时是一把斧子，有时是一根棍子，往我的脸上砍、打。

姥爷要杀我易如反掌。只要把大拇指伸出，按住我鼻孔就行。姥爷试过这么做。但在我满脸通红的时刻，他放弃了。那时我的脸也似秋日的一粒红枣，眼见要一命呜呼。我忽然看到姥爷的瞳孔里，瞬间有一团红色烟雾弥漫。继而他张大嘴巴，脸上露出恐怖不安的神色。姥爷在最后一刻饶恕了我。过后，他多次试着把手掌捂在我脸上，但勇气越来越衰，最终没了。姥爷一下便老了下来，像夏日枝头光鲜的树叶，碰到秋风便蔫掉。姥爷那时才四十多岁，数月之内有了半头灰白头发。从此开始喝酒。一身酒味。喝多了，就拿眼光扎我，用食指沾上酒放进我的嘴里。那时，我被姥爷放在一只箩筐里养着。

那日，母亲在树上吊了整整一天。没人到镇上去报案，他们都避之不及。入夜，闻讯回到村庄的舅一人打着手电，在枣树下烧了一堆纸，然后爬到树杈上，割断了母亲颈上的绳索。啪的一声，母亲跌落在树下的那团黑里。舅跳下树，把硬硬的母亲抱起，放到板车上出了村庄，往几十里路外的火葬场去。母亲如同父亲一般，没有一场葬礼。那夜，没有星月，夜像块严密的黑布在舅头顶上铺着。走出十几里路，黑瘦的舅才歇下脚。舅坐在板车拉把上喘粗气，然后伸手抚摸了我母亲的脸。

在村人的记忆中，母亲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年，举止失常。我父亲被毙后，母亲不顾姥爷反对，衣着光鲜地在村里村外走动。总是会招来人们狠毒的骂声。那些骂声像从地下钻出的草，广袤，无处不在。母亲每一脚都会踏在上面。人们把母亲的举动当做一种挑衅。他们在刑场上目睹我父亲亡命时，母亲情不自禁地笑。呵呵，呵呵。母亲掩面，双肩抖动，在刚倒地毙命的父亲尸体前，忍不住笑出声来。母亲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她受害者的身份。人们不再给予母亲同情、宽容。再在村里遇到母亲，或低头，或侧脸。待擦肩而过，便把骂声甩将过来，像口痰砸向母亲。各种难听的话都有。害人精、扫把星、龉龃婆、狐妖……不知礼义廉耻。在他们看来，母亲应羞愧地闭门不出，或干脆亡掉。但母亲没有丝毫羞愧神色。她每日穿一身色彩鲜艳的衣服，平静地挽着竹篮上菜地、到池子里洗衣淘米，好像日子没有起过波澜。失之毫厘的幸福，被强奸的痛楚，与她有关的两条人命，在母亲脸上看不到一点痕迹。唯一的变化是，母亲她不再言语，对别人的骂声无动于衷。人们为此鄙视和诅咒她。但母亲一旦产下我，便把自己干干净净地挂在树上，给那些谩骂做出了回答。一个很高傲的回答。

母亲在一个早晨出了家门，离开村庄。那日，五月二十。东边天空浮着一层暗红云彩，像几片鸭毛漂浮在缓缓的风中。母亲站在院门口抬头看了阵，便离开村庄，自此再没跨进家门。人们看见母亲穿件粉色线衣，空荡着两手，慢慢地走上机耕路。母亲的身影依然像株桃花那般好看。母亲没有回头张望村庄。她走进山谷，

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我猜想，母亲那时已做了生与死的决定。她要给我生命，然后自己去死。

母亲去的地方其实并不远，在附近的赵镇上乞讨。

赵镇很小，只有一条紧贴河流的老街，近五百户人家。骑自行车从街头到街尾，七八分钟时间。不甚宽的老街两边，大都是二层青砖房，底下是店铺，楼上供住宿。那些房子格式大都相同：高翘的屋檐，人字形山墙，二层是通长的木格子窗廊。木已腐朽发黑。老街像是一条带子，被两边邮局、书店、浴室、供销社、学校的门洞拉扯着，略显S形。公社、卫生院、电影院、农机站等新建筑在河的北面。我十多岁时，到赵镇读初中，曾多次爬到镇边的狮子山上去俯瞰镇子。赵镇被自西向东的河流劈为南北两半，又被一条沙石公路劈为东西两半。高高低低的房屋，紧挨河流与公路构成的十字蹲着。偶尔驶来的轮船，突突响着穿越镇子，像只硕大的鸭子。待轮船走过，便可听到打铁铺的叮当声、学校广播的讲话声。这就是留下母亲人生最后身影的赵镇。来到赵镇，平日里，我喜欢在老街上游荡。在人群中，我极力揣摩母亲的心态，模仿母亲的神色，去抚摸赵镇上的每一棵树、电线杆以及墙角。那些，都有可能被母亲触及过。指尖便传来阵阵亲切感。这样，我才更清晰地勾勒出母亲在赵镇街道上踟躅的身影，努力去触碰她曾经的感受。比如香樟树干的硬和粗糙，从屋檐上跌落进脖子的水滴的冰凉，油条烧饼铺散发的香味……我与母亲的交流，就在街道两边的树、电线杆上，在脚底的石板条上。我曾一天晚上，蜷缩在母亲睡过的桥洞里。那晚，一轮明月朗照一河流水。我感到母亲正立在水面的那团闪动的银色里，静静地看着我。

到赵镇时，母亲已数月不开口说话。到赵镇后依然没有言语。镇上的人以为她是哑巴。母亲能够在赵镇生存下来，除了镇上人们的善良，还得益于她的蓬头垢面。母亲来到赵镇后，就不洗脸，不梳头，待身上一分钱用尽，一副污秽肮脏和披头散发的模样，便涂抹掉了她的年轻俊美。镇上人们都以为这个游荡乞讨的女人是老妇。即使村庄里的人在镇上遇到母亲，也不能辨认出来。镇

上的人们认为，这个女人晚年这般落魄，必有锥心之痛，为此给予了一定尺度的理解和宽容。每日，母亲到镇子上的烧饼铺、面铺去讨吃。一小块烤焦的烧饼、一些剩面人家也舍得给。晚上，母亲蜷缩在避风的桥洞里睡觉，身下是窸窣窸窣流淌的河水，寒气向上升腾。镇上好心的人们还会扔几件厚实的破旧衣服下来，给母亲御寒。母亲施展障眼法，成功地瞒住了他们，得到了一个不甚恶劣的生活环境。镇上的乞讨生活，与村子里的生活有天壤之别。母亲能在村子里要到一块馒头？不能，唯有几口迎面而来的唾沫。母亲已不能够在村子里得到一些微若尘埃的关心。而母亲在镇子上得到了。即使再细微，也像寒夜里的一团星火，让母亲感受到温暖。而这些温暖，是母亲靠欺骗得来的。母亲无力为自己的欺骗作出解释。我父亲被逮捕时，在赵镇万人面前吼出的一嗓子，让母亲在镇上成为名人。人们都知道母亲的故事。

舅说，我母亲是个高傲的人。她的高傲，从小就生在骨子里，不显山露水，但伸手一摸便知锋利尖锐得厉害。小时，一次开学前舅抢了我母亲的新书包。母亲没甚言语。但舅很快发现我母亲不与他言语了。吃饭、睡觉、上学，母亲始终保持着对舅的沉默。一个多月后，舅不堪忍受，缠住我母亲。但我母亲只是瞅瞅，没开口。舅哭着找姥爷、姥姥，要大人让姐重新对他言语。舅说到此，叹息道，我姐呀，看着软绵，却硬得紧，那一身高傲不动声色。在母亲读初二、舅读小学五年级时，姥姥得肺病亡故。母亲便代替了姥姥，操持起家中女人的活计，滴水不漏。洗衣、做饭、喂猪等体力活不用言表，母亲的手工也在村庄女人中出类拔萃。她缝补衣服的针脚匀称，纳的鞋底结实，打的毛衣色样时髦。母亲用出色的举动，把村上一个寡妇的愿望击得粉碎。那女人，想跟我姥爷过日子。甚至在我姥姥亡后数月，就把姥爷哄骗到她床上。一夜精心伺候，姥爷便有意要娶了回来。但姥爷问我母亲，我母亲甚是不乐，认为此寡妇品行不端，没资格来做她与舅的继母。那寡妇，几乎勾引了村上所有的壮年男人。我母亲对姥爷道，爹，我还有哪里做得不好，你讲出来，我改。一句话就噎住了姥爷。

在赵镇，母亲却未能保持她的高傲。

两个多月后，母亲不再小心翼翼，甚至在赵镇上做了许多疯狂的事。她跑进饭店去抢大块的牛肉、肴肉吃，抢路上学生手中的水果吃。甚至有一次母亲去抢刚出油锅的油条，手掌被烫伤，冒起一长条水泡。母亲不再长时间呆在桥洞里。她站在饭店门前，等吃饭的人站起身，便扑进门去，吃剩菜、剩汤。人们说，我母亲见到食物，两眼放出奇特的光亮，好像一百年都没吃过饭。那两束光亮，从母亲肮脏模糊的脸上射出，顽固执着，让人们很快自认倒霉。幸好只是遭到无奈的骂声。人们说这个老女人心智垮了，被猪油蒙住了心窍。也就是疯了。人们对母亲举止的骂声，带着对光阴的无奈。人临老，都面临这一道坎，跨不过去，就成了老小孩。每个人都有那么一天，渐渐年老。这意味着死亡。多可怕的死亡啊。那时，镇上人们不知，母亲为我才有如此举动。从这一点推论，母亲在乎我、爱着我。她没认为我是罪孽，执拗地想让我在她腹中有足够的营养，健康成长。这对高傲的母亲来说，是何等艰难。母亲曾为了高傲让父亲死在刑场，但她不想再于我身上犯这样的错。每想到这一点，我都会热泪盈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以为母亲出于她的高傲，才生下了我。但母亲抚摸腹中的我这个情景碎片，带着电流，刺激了我的神经，让我颤抖着明白了母亲对我的爱。即使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也会让眼泪从脸颊滑落下来。

到了盛夏，母亲在赵镇呆得更是艰辛。她的腹部已高高隆起。母亲便把破衣烂衫一股脑裹在身上，耐心等待我的降临。

我是母亲留给村庄的答案。

我本来可以成为姥爷手中的一把利器，把那些吐出闲言碎语人的嘴唇削下来。但母亲对任何人都隐瞒了怀孕的事实。她独自流浪在外，等到我出生后，洗漱一新，在夜晚潜回村庄。在姥爷家草堆前，她紧拥着我，等待晨曦来临。诀别是在村庄里公鸡高声啼鸣时分。母亲把早产的我放在姥爷家门口，独自离去，把自己悬挂在村头枣树上。

(二)

我爷与姥爷的纷争，在于是我父亲强奸了我母亲，还是我母亲勾引了我父亲。对这件事，作为当事人的母亲没说话。面对人们的询问，扑簌簌地掉眼泪，低头一言不发。高傲的母亲，无法在那刻张开口。母亲没料到事情会变得如此难堪。她的矜持与自尊，被我父亲摧毁得寸草不留。此时，我母亲骨子里的高傲，把事情引向了不可掌控的方向。

姥爷的态度很明确，要母亲开口承认她被那狗日的强奸了。我奶、我爷则跑来跪在院门口哀求母亲，让母亲说明她是自愿的，这样我父亲才会有活下去的希望。

母亲选择了沉默。

这让姥爷怒火中烧。他把尖利的菜刀啪的一声钉在桌子上，对母亲进行恐吓。姥爷说，闺女别相信他们的眼泪，毁了自己的名声。你要是敢说自愿，我第一个把自己的脸皮剥下来。母亲依然沉默。姥爷见状，从桌上拔起刀子，往自己的心窝上砍去。但这举动让姥爷丢了脸。因为母亲没动，任凭他挥刀自残。姥爷砍了一刀，胸口皮肤眼见得要破了。母亲没扑上去拦阻，姥爷只得又砍了一刀。这一下胸口顿时鲜血淋淋。姥爷并不想让自己就此丢命，因此下手时没有力道跟狠劲。这点隐蔽的想法，意外地被母亲窥视到了。这让姥爷颜面大失，暗自骂道，你这刻倒又要高傲了。姥爷挥着刀对我母亲吼道，闺女，你鬼迷心窍了。姥爷心疼得厉害，随手重重甩了母亲一个耳光。

姥爷没能镇住母亲，我奶也没能。母亲一言不发，让两边都火急火燎。姥爷关注自家脸面，那边关注儿子的命运。他们都没看到母亲的嘴唇在快速颤抖着。母亲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人，没经历生活磨砺，在那种情景中时常脑中一片空白。

父亲强奸母亲的事情在村子里沸沸扬扬传开后，姥爷操一把钉耙到我爷家，把家里物件砸得稀巴烂。那时，我父亲已经被捉去，关在县城看守所里。家里只有我爷和奶。他们捂着脸，低头蹲

在院子里，任凭姥爷在家折腾，一副任凭处置的态度。姥爷其实不是蛮人，只是心中的憋闷太重。后来，我父亲一审被判处了死刑。那年头，强奸罪是死罪。我爷和奶坐不住、站不稳了，双双跑到姥爷家门口跪着，苦苦哀求母亲到县公安那里去说是自愿。我父亲是爷唯一的儿子，上面有两个姐姐。刚二十三岁的儿子要送掉性命，我爷和奶怎么能不急。母亲被姥爷锁在屋里。因此，我爷和奶在姥爷家门口整整跪了两天。这没有软化姥爷。我奶站起身，摇摇晃晃地回家，过了片刻工夫，一身新衣出现在姥爷家门前。我奶对着姥爷家紧闭的门喊道，燕子，徐亮那畜生糟践你，该死。一命换一命，我替他死，这样你就心宽点，把我娃救出来，让他给你当牛做马伺候你。我奶刚说完，身体就像一片风中的茅草叶般晃动起来。围观的村人才发现我奶的脸渐渐煞白，随后越来越痛苦地扭、发青。我奶弯腰倒在地上，像陀螺一样噗噗地翻滚，人们才晓得她喝了农药。我爷从地上蹦起来，扑向我奶。村人也手忙脚乱地拿来肥皂水、毛巾拯救我奶。但晚了。我奶死的心太强烈。她吐着白沫，对我爷撂下最后一句话，把娃救出来，烧纸时言语我一声。

我奶死了。死在姥爷家门口。我奶以她的死，在村子里争取到同情。

但这事让姥爷更倔。我奶为此自尽，让姥爷要担待一些责任。可这责任是我奶强加的，我姥爷根本就不想担待。事情该怎样有政府来断，这可不是我家能决定的。姥爷这么对村人解释。但这说法在村人看来是多么冷漠无情，也不合理。人们认为我爷家已经赔上一条命，对强奸一事有了担待，我姥爷不该得寸进尺，再让我父亲把命送掉。

父亲很快被押上刑场，以强奸罪枪决。

我们村庄在县域版图上，处在边缘地带。东西二三百米高的山，夹着村庄。从村庄到镇上去，要先沿着村口的机耕路走，然后沿山脚S形的公路走半个时辰，才能到达碎石子铺的县道。在人们的记忆中，警车鸣叫着，呼呼地开进我们偏僻的村庄，只有两次。一次是我父亲被捉去后，警车来父亲的房间里搜集证据。还有一